

邵阳诗韵

云雾山诗意气豪

刘宝田

——
云雾山,在绥宁县旧县治即寨市东南15里。《绥宁县志·山川》云:“层峦千仞,雄镇东南,双峰云耸,如天门对峙。”丰城(今属江西)人邓子龙(1527-1598)在明嘉靖年间任沅州副总兵时,曾过绥宁巡察防务。游云雾山时,留摩崖石刻“东南第一山”,今尚在。并留《绥宁欲登云雾山雨阻》一首:“云雾望亦险,俗向岭头行。远呼千嶂合,长啸万山平。岩花因宿冥,山鬼厌新晴。不断楚天雨,留予燕然名。”
邓子龙以平民应征,官至副总兵。本想一登高危,考其险隘,可惜山鬼厌晴、楚天雨蔽,只能长啸寄兴,一舒郁闷。但“留予燕然名”,余谓不妥。燕然者,勒石纪功也。《后汉书·窦融传》记曰,东汉将军窦宪,率汉师大破北匈奴后,封燕然山,勒石铭记。《封燕然山铭》曰:“振大汉之天声”“光祖宗之玄灵”。故“勒石燕然”成了后世功臣名将向往建功立业的典故。时国家统一,绥宁乃国中之地,并非边关。绥宁之民亦为“顺民”,并非“非我族类”。即使因民不聊生而生兵燹,亦应为安抚之。何况邓总兵只是巡察,此时并未生乱。于此时此地生勒石记功之心,置绥宁何地?但邓总兵却是一个血性男儿,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领水军援朝抗日,与朝鲜统制使李舜臣同为前锋,在釜山南海与日军激战。虽年过七十,但勇气贯日,浩气横空,不幸牺牲。朝鲜人民为其筑庙勒石,世代铭记,应遂英雄之愿矣。
其过绥宁时,检查军备,有《五日观兵长

安堡》以纪其事:“诸葛五月渡沪水,我于仲夏进长安。峒夷大小胆不破,苗夷远近心皆寒。有说用兵五万众,只愿与我三千宽。武冈广贵计都莫,沿兵悉扫三年专。”长安堡,为防备苗瑶少数民族起义而设的兵备重地。《绥宁县志·郑隘》云:“治(指今寨市)西南140里。”今已划归通道县境。诗中以诸葛亮自比,且说诸葛用兵五万,他只要三千多,便可连广西、贵州,一概扫平。其志浩浩乎塞于沧溟,其心邈邈然雄视前贤,似乎已忘“兵者凶器”之古训,不似古仁人之心矣。这类军将,对外抗敌可为英雄,但对内戕民未必是功臣。所欣历史给他定位于抗倭而终其一生,幸矣!

二

云雾山为绥宁县“东南第一山”,且前人已有吟咏,后人自有来者。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陕西西安人王作偕任绥宁知县,有《登云雾山》之作:“八载未登云雾山,欣逢暇日上高峦。群峰烟拥三秋翠,万壑风生六月寒。谬学孟嘉吹落帽,为嫌陶令懒弹冠。归闲我欲频来此,抱膝长吟天地宽。”
王知县任职八年,勤政爱民,未暇早日登山揽胜。《绥宁县志·政绩》称其“谦和乐易,恤民疾苦,委办沅州军备靖属夫役,力坚豁免,士民思之。”领联状其秋色之美,高危之寒。后乾隆时知县王玉辉据此二句在绥宁八景中补“云涌天阙”。孟嘉落帽,用东晋孟嘉重九登高风吹帽落浑然不觉而谈笑自若之典,形容才子名士风雅洒脱、才思敏捷。弹冠,弹去帽上之尘,准备做官。后四

句说自己生性崇尚自然洒脱,有从容山水之意,乐拥幽适之情。
清嘉庆六年(1801),绥宁拔贡吴醇亦有《登云雾山》之作:“寻春何惜马蹄劳,踏遍烟峦意气豪。载酒莺能歌劝饮,留诗僧亦喜挥毫。苔因石润非关雨,松不风鸣自作涛。境静云闲舒望眼,钟声隐隐出林皋。”莺歌劝饮,僧喜挥毫。读其诗,想见其襟怀落拓,淡泊从容。苔润松涛,想见其节操自持,孤标自适。但他也并不想深隐谷壑,“钟声隐隐出林皋”,极合《绥宁县志·人物》中关于他的评述:“淡泊养高,跬步不苟。穷经嗜古,文思深厚,诗词超脱,自得风流。掌教虎溪书院,成就多士。”其品格学识,是通过他“成就多士”之途径,而隐隐约约传出山林的吧。他在《水月庵夜坐》一诗的结尾时说:“神清不成寐,高咏酬吾情。”我们确实可以通过他的咏唱,读出他的品性风情来。
稍后的绥宁岁贡龙池云,《绥宁县志·人物》记其于清“道光戊子(1828)纂修邑志,具有史才”。他的《登云雾山》透露的却是另一番气象:“九天天矫降苍龙,幻作东南最峻峰。云雾生从盘石窍,风雷响在古杉松。人间近辟凌霄路,天际先传上界钟。莫惮攀梯劳踠足,鳌头高举踞从容。”这完全是一首借山而励志的诗呵!先写山之高峻,如九天龙降。再写云雾、风雷之景,眼见磅礴,耳闻巨响,气势浩然大矣。续下来再说看路上凌霄,听钟鸣上界,鼓励不要怕攀登的劳苦,要从容登上鳌头呵。鼓人以气,励人以志,既规人又励己也。



水韵

刘玉松 摄

史海钩沉

松坡街与蔡锷公馆

欧阳宗岩

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不顾百姓死活加征税费,沉重的负担使老百姓纷纷远走他乡寻找生路,一大批宝庆和江西籍的手工业者、小商人举家来到了雪峰山东麓的山门古镇。他们置地建店,设酒坊、磨豆腐、打铁器、造土纸、办染铺、贩盐巴,乃至开起客栈,黄泥江两岸慢慢兴隆起几条规模不小的商业街道。
河东的老街主营竹木及其产品加工,新街主营日杂、农副产品,转龙街和迴龙街则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河西的边街以铁质制品销售为主业,而美女街则主营布匹、服饰。这些商户既盘活了当地经济,兴盛了武冈州著名的“黄板桥”集市,还催生了各商人组织。这些组织以“邵帮”“湘帮”“江西帮”三大帮为首,各自仿照“山门帮”在迴龙街和新街交汇处的武安宫修建会馆,以便于本帮商户集会、议事。邵帮在新街修起洞天宫,湘帮在迴龙街建了龙城宫,江西帮则在边街立起万寿宫。
“洪杨之变”时,即1860年左右,宝庆郊外的蔡府颜氏小儿子蔡正阶因官兵买菜不付钱而持扁担揍打兵痞。为躲避官兵追捕,经亲友指点,颜氏即率子蔡正陵、蔡正阶沿湘黔古道辗转来到山门大坝上。多年后,蔡正陵(蔡锷父亲)娶王氏为妻。后由熟人推介,蔡正陵

前往黄板桥,拜见了邵帮会首唐安余,蔡的一家人便被允许在邵帮会馆洞天宫暂住维生。
洞天宫位于新街街后,无临街门面,蔡正陵夫妇惨淡经营裁缝、蒸酒和磨豆腐等生意。人丁增多,为生计虑,王氏托人找到山门帮会馆武安宫的更夫黄熬(俗称熬巴粒),请其帮忙租住位于闹市的武安宫内谋生。山门帮会首尹秋生听报,了解到蔡正陵为人老实等情况,即同意蔡家在武安宫偏房居住。
蔡锷病逝的噩耗传到山门后,民众悲痛万分,以各种形式悼念其为国英年早逝。邵帮会首申云浦提出将洞天宫内的邵帮学校更名为“松坡学校”,蔡锷学友潘合士、吴子霞、尹穆如等则与山门帮商议,将武安宫修葺改成蔡锷纪念馆,题为“蔡锷公馆”。
1945年5月,日军欲经山门往桐山、过淑浦进攻芷江机场,洞天宫、蔡锷公馆等均被敌机投弹毁损。日寇溃败后,逃难商户陆续返家,但房屋大多被毁,仅邵帮就有13户无家可归。为解决他们的困难,帮会商议后决定由时任会首申岳维主持,13户以抓阄形式确定建房位置,在烧毁的洞天宫和松坡学校原址上修建新商铺。
1946年春节前,13家邵帮商户的新商铺

全部建成。南端紧靠新街,北面连通大道,形成了一条新商业街市。会首申岳维提议称为“松坡街”,商户一致同意,并当即出资在北入口处立了一块高约1.5米的“松坡街”石碑。
遗憾的是1957年秋,因一商户家中失火,松坡街整街片瓦未全。上世纪50年代末,拆除了松坡街各店面残屋,先后修建了2栋山门供销社营业大楼;蔡锷公馆则被征用作供销社糖果。
欣慰的是,为发展经济,弘扬历史文化,经当地政府多方协调于1992年恢复了松坡街。同时,镇内几位退休老人发起成立蔡锷公馆管委会,并募资维修。加塑“修文演武双能手,护国倒袁一伟人”大门联,以褒奖蔡锷传奇灿烂的一生。1994年公馆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6年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年底成功地接待了“蔡锷逝世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和学者。《东方时空》2000年制作《记忆·蔡锷1915》,节目组专程到此采拍。2003年,公馆又进行了一次大修,并收集文物,设立了蔡锷生平事迹陈列室、文物展览室,且于2006年确立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锷嫡孙蔡协等亲属多次前往参观指导,2017年4月底又从北京前来公馆参加电视剧《少儿蔡锷》的开机仪式。
如今,占地1500多平方米的蔡锷公馆飞檐翘角、气势宏伟,免费对外开放,成为国内最具特色的蔡锷纪念馆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欧阳宗岩,洞口县委组织部)



品茗谈文

梅与爱国

——历代咏梅诗漫谈十二

张先军

如果说林逋爱梅成癖,那么陆游则是爱梅成癡。陆游一生与梅结缘,作诗万首,今存160多首咏梅诗、5首咏梅词,从数量上来说应该是咏梅诗人中最多的。其《卜算子·咏梅》一词更是千古绝唱,刻画了一种坚贞不屈、孤芳自许绝不同流合污的人格形象。
继苏轼提出“梅格”说之后,陆游咏梅更是自觉实践,把梅作为抒写人格精神的对象,达到了爱梅成癡若狂的程度。他在《国中绝句》一诗中写道:“梅花重压帽檐偏,曳杖行歌意欲仙。后五百年君记取,断无人似放翁颠。”在陆游的梅花诗词中梅花只是诗人抒写情怀的符号。祖国沦丧、报国无门的苦闷,使得陆游不拘礼法、耽于狂放。他企图在酒中忘怀,在梅前解脱。“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看梅绝句》)表现了自己梅花乱插、酒醉佯狂的狂放形象,并自号“放翁”。正如屈原“纫秋兰以为佩”,秋兰既是诗人排斥幽愤的表现,又是其高尚品格的象征,梅花在陆游的诗里也完全是一种精神寄托,并等同于人格形象。他说:“梅花如高人,妙在一丘壑。林通语虽工,竟未脱缠缚。”他认为林逋还局限于描写梅花本身,而他直接把梅完全看作是与伯夷叔齐等高人逸士并列的人格,认为梅是“人中商略谁堪比,千载夷齐伯仲间”(《梅》),“自古情钟在吾辈,尊前莫怪泪沾衣”(《别梅》),表达了对梅的无限景仰之情。清人姚莹在《论诗绝句六十首》中说:“铁马楼船风雪里,中原北望气如虹。平生壮志无人识,却向梅花觅放翁。”认为陆游《书愤》诗中铁马秋风、中原北望“塞上长城空自许”的那种强烈的爱国情怀在当时无人理解,陆游只好把满腔忧愤寄托于对“梅格”的日复一日的反复吟咏中,梅几乎成了陆游自恋的对象。
在陆游的笔下,梅花作为一种人格形象,具有强烈的抒情性,给我们呈现出一种“醉客”的姿态。如“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梅花绝句》);“把酒梅花下,不觉日既夕”(《大醉梅花下走笔赋此》);“岁月相寻岂有穷,早梅唤醒醉眠翁”(《探梅》)……几乎每首咏梅诗作里都与醉酒有关。在诗里“梅花”是与陆游惺惺相惜的知交好友,是诗人可以托付心事、互相倾诉的对象。那么,陆游为什么对梅花如此看重呢?固然因为前人赋予梅花那些高洁的情操,还因为“与卿俱是江南客,剩欲樽前说故乡”。宋室南渡,大片祖国河山沦陷金兵铁蹄之下,而南宋王朝偏安一隅不思进取,“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临安绝句》)。陆游强烈的爱国情怀、报国无门的愤懑无处倾诉,只能借酒浇愁,寄托于梅花,抒发自己的心声。
陆游除了爱梅成癡,其《梅花绝句》更是给我们塑造了一个“一树梅花一放翁”的惊世骇俗的形象:“闻道梅花圻晓风,雪堆堆满四山中。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此诗化用柳宗元“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句,极写其对梅花之喜爱。此诗乃陆游于宋嘉泰二年(1202)春作于山阴,时年78岁,闲居在家。我们知道,陆游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晚年念念不忘收复北方沦丧国土,为何在他78岁高龄要说“一树梅花一放翁”呢?请看诗的首句,写梅花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傲然绽放,次句写诗人放眼四顾,树树梅花开遍山野,犹如山中落满了皑皑的白雪,极为壮观。此二句就给我们展现出梅花不畏严寒、果敢独立的气势,梅花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正是陆游念念不忘收复河山的爱国情怀的写照。结合早年“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的孤高自许,“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身千亿”这一夸张手法,极言其多,给我们呈现一种漫山遍野梅花傲霜斗雪的壮丽景象,也包含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乐观主义精神。
说到以咏梅来抒发爱国之情,除了陆游,不能不提到近代著名爱国诗僧八指头陀。陆游赋予梅花以爱国精神是“一树梅花一放翁”,而八指头陀笔下“万树梅花是泪痕”。他在《梅花岭谒史阁部墓》一诗中凭吊明末民族英雄史可法时写道:“荒萋萋掩墓门,杜鹃啼断月黄昏。欲知亡国当年恨,万树梅花是泪痕。”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和忧愤之情。八指头陀(1851-1912),法号释敬安,字寄禅,湖南湘潭人,因“曾于阿育王寺烧残二指,并剃臂肉燃灯供佛”,故号八指头陀。依据湖湘文库中的《八指头陀诗文集》,对他的诗歌进行了统计,吟咏梅的诗歌共有129首,其中直接以梅来命题的诗歌19首,梅意象出现的次数有146次,高居其咏物诗中诸意象之冠。
(张先军,邵阳市诗词协会主席)